

论“斑驳化反讽”

余岱宗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福建 福州 350007)

摘 要: 小说叙事中,“单面极化反讽”,被反讽的对象和内容明确,其特征是让主人公荒谬行为不断升级,“斑驳化反讽”往往暧昧、模糊,既有嘲讽成分,亦抱有感伤、欣赏的成分。“唯美反讽”是对所有人事充满了理解和谅解的反讽,“斑驳化反讽”则是各种情感相互牵制,反讽的界线不断变化,是一种不断将反讽的对象推向“绝境”的反讽。

关键词: 单面极化反讽; 斑驳化反讽; 唯美反讽

中图分类号: I0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285(2014)01-0087-09

—

克尔凯郭尔认为“反讽者时时刻刻所关心的是不以自己真正的面貌出现,正如他的严肃中隐藏着玩笑,他的玩笑里也隐藏着严肃,这样,他也会故意装作是坏人,尽管他其实是个好人。”^①这里所说的“严肃中隐藏着玩笑,他的玩笑里也隐藏着严肃”正是反讽的最重要的内容。然而,关于小说中的反讽修辞,依然有诸多问题值得推敲:反讽的“严肃性”中所包含的锐利的批判性是否意味着反讽所创造的精神优势可以所向披靡?反讽的“严肃性”是否可能被反讽的“玩笑性”所消解、调和?反讽的“玩笑性”即反讽的戏谑性在不同作家的表达系统中,其戏谑性情感与文本的其它情感的关系如何?本文将通过福楼拜、巴尔扎克、普鲁斯特的小说文本提炼出关于反讽修辞的诸多观点,意在表明:反讽修辞在不同作家的艺术表达系统中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反讽修辞,既有巴尔扎克式的“单面化反讽”,亦会出现福楼拜式的“斑驳化反讽”,而普鲁斯特的“唯美反讽”则将反讽升

华到一个精致华美的美学境界。当然,反讽的特征远非三种反讽样式所能概括,但这三种反讽样式的不同表现,却能启迪我们对反讽修辞的认识:在小说艺术领域中,反讽如何发挥作用,不能单看反讽本身,而是要分析反讽与文本中其它情感的关系。反讽的效果,是通过反讽与其它情感的相互作用才得以确定的。

阅读巴尔扎克的小说,首先吸引读者的,不是其反讽,而是其不断中心化、紧密化的情节,而福楼拜的小说则显破碎化、松散性。这就造成福楼拜的小说阅读,其情节性退到第二位,而其反讽性成为小说重要的特质。那么,两者的反讽又有什么差别?这首先要从两位小说大师各自钟情的主人公类型谈起。巴尔扎克的小说中的年轻的行动者,是巴黎都市中的骑士,他们迎着颠沛坎坷的命运,以生命、爱情和才情博弈前程、挑战巴黎。巴尔扎克的小说中雄心勃勃的年轻野心家竭尽他们的力量和财力博取他们的欲望目标,是一群不惜以青春和死亡为代价、以巴黎的风雅社交规则为掩护的外省“赌徒”。与巴尔扎克笔下拉斯蒂涅、吕西安这样的青年比较,福楼拜

收稿日期: 2013-07-01

基金项目: 本文系 2011 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小说文本审美差异性研究》(11YJA751088) 阶段性成果,福建师范大学创新团队《文体学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余岱宗(1967—),男,福建福清人,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小说理论。

^① (丹麦)索伦·奥碧·克尔凯郭尔《论反讽概念——以苏格拉底为底线》,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年,第 200 页。

《情感教育》中年轻主人公福赖代芮克少了许多赌性,多了些游手好闲的浪子气质和懦弱的人文习气。正如米歇尔·莱蒙所概括的“巴尔扎克笔下的主人公是贪婪而凶狠的;而福楼拜笔下的人物却是一个被沮丧所压垮的人,他让岁月任意流逝,却未能给它们打上自己的印记。”^①巴尔扎克的风雅赌徒也很懂得自我包装,但他们行骗后欲求目的之“宏伟”之“想入非非”,使得他们为自我的卑劣性和残忍性找到诸多恢弘的托词。而在福楼拜的男主人公身上,不择手段的“血性修辞”已经不见了,而多了些随波逐流、随遇而安的小市民气质。从这个意义上说,福楼拜的年轻主人公已经不同于巴尔扎克式的“风雅赌徒”了——福楼拜塑造的是都市生活的精神衰朽者、爱欲虚无者和事业失败者。巴尔扎克和福楼拜的主人公都喜欢在巴黎游荡,但巴尔扎克的主人公是“闯荡者”,福楼拜的主人公则是“闲荡者”。

巴尔扎克主人公是“闯荡者”,他们目标宏大,计划周密,行动果断。这与巴尔扎克小说在情节因果性方面环环相扣的叙事范式形成高度对应的关系,而福楼拜人物的“庸常性”、“过客性”、“随意性”,则与福楼拜小说情节的松散、摇摆与偏离构成默契的呼应。

事实上,福楼拜的主人公在小说文本中经历了诸多事件,却给人以一种“无所事事”的感觉,这应该归功于福楼拜叙事修辞:首先,福楼拜非历史题材小说中的主人公多已丧失了巴尔扎克主人公那种强悍的“征服性”和“赌徒性”,征服激情的衰退使得主人公的懦弱性成为常态;其次,福楼拜的主人公不再像巴尔扎克小说人物具有一个明确的出发点和回归点。东奔西走的“闲荡者”的生存状态,使得福楼拜主人公在每一个阶段的故事都不必与前后阶段发生必然联系。去除了“核心情节”,让故事内容在时间的线性维度都处于意义等级相同的谱系。小说叙事不再为了一个中心情节或核心主题而疲于奔命:这样,福楼拜小说中诸种故事就不必分成等级,让另一个故事为更“重要”的故事而存在,而是每个片段都有其独立存在的意义;再者,也是最重要的,福楼拜的主人公一旦准备浪漫起来,

“煞风景”的叙事总是悄然而至,浪漫的情感尚未铺展开来之际,叙述者就将关注点转移到琐碎、丑陋、平庸或残忍的细节之中。如此,浪漫情感转瞬间就被低俗的细节群落所替代并被瓦解。

福楼拜的历史小说《萨朗波》,其主人公可以在不断升级强化的传奇冒险、剧烈变化的命运起伏和炫丽奇异的异域世界中突出性格特性,然而,在福楼拜的现实题材的小说中,情节的重要性已经被叙述的反讽性所取代了。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情感教育》这样的小说,其情节的复杂性悬念性和起伏性远不如《萨朗波》这类的传奇小说。福楼拜的现实题材的小说恰恰是反传奇的,其吸引人的特色不是跌宕起伏的故事层面,而是不动声色的反讽。福楼拜构造出带点坏笑的反讽,这种反讽包含着令人捉摸不透的顾影自怜与若有若无的阴郁抒情。

福楼拜现实题材的小说,不再以巨型复杂的情节引人入胜,亦不以欲望冒险的难度设置情节落差,他的小说是徐缓展开的浮世绘,缺乏峰峦叠嶂的复杂故事路线和惊心动魄的情节布局。读福楼拜,品味的是他的那种冷漠化的人性剖解所传达出来的反讽感,以及在这种反讽感背后的忧伤感与失落感。福楼拜就在他的书简中直言不讳他个人“性喜揶揄,以表现人身上的‘兽性’为乐”^②。的确,读福楼拜的作品读不到情节设置的巧妙性,情节设置可以说都被福楼拜有意识地“去悬念化”了,他的作品最有特色的所在是一种“叙事腔调”,一种含蓄的刻薄,一种带着宽容戏耍的冷笑,一种对人的欲望的偏执性、矫饰性、谋划性和自欺欺人特性的深度揶揄。

二

阅读福楼拜现实题材小说,读的是人的生活支离破碎的状态,读的是依靠偶然性组织起来的“去中心化”的诸多小型故事所传达出来的反讽意义和若有若无的忧伤格调。

朱丽娅·克里斯特瓦在《反抗的意义和非意义》一书中转述罗兰·巴特的观点,认为巴

① (法)米歇尔·莱蒙《法国现代小说史》,徐知免、杨剑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第135页。

② (法)福楼拜《福楼拜文学书简》,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2年,第75页。

尔扎克的小说“故事生涩却连贯可靠，体系了次序的胜利。”朱丽娅·克里斯特瓦进一步分析，“当资产阶级社会出现危机时，它小说中的人物也失去了‘他’带来的紧密和纯度。”这就使得巴尔扎克小说人物是“结实”的而福楼拜的小说人物是“粉碎”的。^①福楼拜小说的“琐碎性”，从情节角度看，是叙述者所讲述的故事完全失去了巴尔扎克那种环环相扣的“高密度”的因果性。福楼拜离散了“故事密度”，抛弃了情节的紧密性，福楼拜利用他那种碎片化的情节和梦游般的人物命运创造了一种小说情节的无目的性、无回溯性和小说叙述的散漫性。而这种散漫性正对应人物精神世界的危机性和对危机性的束手无策的精神状态。

卢卡奇在他的《小说理论》中亦注意到福楼拜小说对所谓“核心情节”的淡化处理，即福楼拜的《情感教育》故事间的离心力大于粘合力，卢卡奇论及“在这种类型的所有伟大小说中，《情感教育》的编造痕迹显然是最少的，在这里并没有尝试着用某种一体化的进程来克服外部现实瓦解为异体的、脆裂的、片断化零碎问题，或者以抒情的情绪意向来取代缺失的联系或感性亲合性的问题：现实之分离的碎片以一种艰难的、断裂的而孤立的方式呈现在我们面前。”^②不用“一体化的进程”来统摄所有的情节和细节，福楼拜小说叙事似乎在有意营造事件与事件间“去因果性”，事件在他的小说中各自“孤立”了，小说中的事件不再具有明显的“累积性”，即之前的种种叙事不是为了最后获得一个“中心化”“高潮化”的结局而存在。在巴尔扎克的小说中，出于强化某一预设叙事中心点高潮点的价值，小说叙事皆围绕着能否实现某一叙事中心点或高潮点而展开。无形中，主人公的动机和目标成为文本预设的中心。而福楼拜的主人公无所事事，这也使得福楼拜的小说情节皆“随遇而安”，皆依靠主人公的偶然性际遇不断生长出“新故事”。这样的小说，不愿意让文本中的游动化、破碎化的“生活”轻易地凝聚成某种意义凸显的叙事中心点。事实上，如此“片段化”、“零碎性”的小说文本，映射出福楼拜的虚无意识和死亡意识：世界本无某种既定意

义和价值系统，主人公的所有经历不过是随波逐流的“无目的性”的生活使然。“无目的性”和“虚无感”正是福楼拜要在他的小说中为主人公提供的一种生活态度。

巴尔扎克的小说文本中，诸如《夏倍上校》《奥诺丽纳》《邦斯舅舅》《欧也妮·葛朗台》等等总是有情操高尚的人物成为小说中道德和情感中心，这些人物形象占据文本中情感、道德的谱系中最突出的位置，据以形成批判力或感召力。而在福楼拜的小说中，道德疲敝，情感暧昧，肉欲活跃但并不强大，更关键的是福楼拜小说中道德、情感、肉欲之间没有什么高低分野，“动物凶猛”型的男女主人公生活在一个听从欲望引领的“无中心”的“当下生活”中。于是，“零碎性”成为福楼拜小说文本中的主要特征。对这些零碎化片段化的小说叙事的处理，福楼拜的小说更多的是利用反讽性形成修辞的风格化而非情节一体化来达到小说叙事内在统一性。

换句话说，单就情节设置而言，福楼拜似乎“很不用心”，他缺乏巴尔扎克式的跌宕起伏的精密布局。福楼拜小说之所以吸引读者，是看“事件”的一种态度，一种不同于巴尔扎克式叙述者那么明朗和开阔的暧昧叙述，一种混合着含蓄的辛辣与冷色调的忧伤叙述，一种摇摆多义的叙述语调。这种叙述风格成就了福楼拜的小说。

皮埃尔·布迪厄特别关注福楼拜的小说的“无特殊观点”的叙事空间“没有什么比观点的模棱两可本身更能说明福楼拜的观点了，这一点体现在他创作的如此典型的作品之中：比如《情感教育》，批评家们经常责备它被写成了一系列‘并列在叙述中的片段’，原因是缺乏次序分明的细节和事件。福楼拜像马奈后来做的一样，放弃了从一个固定而处于中心的观点出发的统一视角，放弃了巴诺夫斯基称为‘聚合空间’的东西，试图由此创立一个由并列片段组成且无特殊观点的空间。”^③“观点的模棱两可”、“无特殊观点的空间”、对“聚合空间”的弃用等等特性，都在营造着福楼拜小说的摇摆性和模糊性。《情感教育》这类小说，呈现出嘲讽的冷面性，以及态度的摇摆性。这种冷面性与摇摆性共

① (法)朱丽娅·克里斯特瓦《反抗的意义和非意义》，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第291页。

② (匈)卢卡奇《卢卡奇早期文选》，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92页。

③ (法)皮埃尔·布迪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129页。

同经营着福楼拜小说中反讽与浪漫的别致关系——冷面性的反讽,腐蚀、摧毁着浪漫性;立场暧昧的浪漫性,则迟滞、分化着反讽性。或者说,福楼拜的小说中反讽性尽管常常占上风,但“观点的模棱两可”很快就削弱了反讽性。“无特殊观点的空间”的空间组织形式则让反讽失去鲜明的道德立场,也随之瓦解了之前的叙事所组织起来的意义的明朗性。那么,连意义都无法明朗,又靠什么去反讽?反讽如果失去了一个明确的立场,这样的反讽,是不是最终将陷入孤立无援的虚无和幻灭之中呢?

三

福楼拜式的反讽,常常让主人公先构造某种浪漫幻象。幻象成形之际,煞风景的情景或想象便接踵而至。《情感教育》中,革命的浪漫幻象刚刚成形,公主的床铺上就摩挲着暴民的手;情人浓情蜜意的私语刚刚开启,叙述的焦点便投向那陈尸间内死者的眼睛;邂逅旧情人重温过往的浪漫,却不经意间发现情人已有缕缕白发于是爱意全无,等等。福楼拜不见得是最善于勾勒反讽式心理活动过程的作家,但他一定是最善于设置反讽情境的大师。《包法利夫人》整部书就是一幅幅反讽情境相继构成,是一部对浪漫欢情进行无情剖解的幻灭小说。福楼拜一边叙述着欢情的浪漫,一边嘲讽式地揭示这种浪漫的不可信和不持久。《情感教育》则不但瓦解情欲的幻象,更嘲弄了理想——年轻的都市冒险家的故事在福楼拜的笔下不但是失败,更是完全无意义的。反浪漫的“情感教育”本身就是一个反讽事件。

福楼拜《情感教育》主人公福赖代芮克这一形象,最妙的所在,就是在福赖代芮克最算计处、最无情处、最讨巧处、最无情处,亦能发现福赖代芮克的一丝真诚、一点良心、一种自嘲、几分不安。这使得《情感教育》的福赖代芮克远比《包法利夫人》中的鲁道夫复杂得多,甚至比包法利夫人更复杂。当然,福楼拜不是为复杂而复杂,《情感教育》的复杂性在于福楼拜的创造了浪漫与幻灭、兴奋与忧伤、高尚与轻浮的一连串的龃龉、抵牾的状态。《情感教育》不像《包法利夫人》那样将某种单一的情感比如浪漫

和幻灭都刻画到极致。《情感教育》复杂性就在于浪漫与幻灭不是单向度地被极化,而是显示两者不断地交错运动,微妙地此消彼长:幻灭感最终淹没了主人公,但这是一种缓慢的、多种情感因素参与的侵蚀、风化的过程。

“《情感教育》是一部描写失败的小说。人们在书中看到了一代人的失败情景和生活的缓慢的解体。”^①这部“失败之书”的特色恰恰不是单纯写了“失败”,而是写了失败者诸多的浪漫幻想以及侠肝义胆如何啼笑皆非地被生活的激流冲蚀或抛弃。

《情感教育》主人公福赖代芮克,是一个浪荡子弟,又不全像浪荡子弟,因为他总在他最使坏的时候还会冒出良知;是一个怯懦者,又不全是怯懦者,他在敷衍情人的时候也会感受到廉耻的道德压力;是一个无情者,又不全是无情者,因为他“堕落”了,却又会因为维护旧情人的“爱之尊严”而与有势有钱的新欢“切割”了事;是一个颓废者,又不全像颓废者,因为男主人公哪怕处于最沮丧的时候依然存有某种忧伤而浪漫的美好幻想;是一位最沉溺于私生活的灰色分子,又不全是灰色分子,因为他也会在城市暴动最危险的时分上街观望——他内心里始终存有某种浪漫的向往。主人公的如此特性,让《情感教育》成为卢卡奇所称的“幻灭的浪漫主义”中最成功的作品。^②

福楼拜式幻灭性的构成中,尽管叙述者表现出相当克制的冷漠性,但浪漫性依然是其最重要的精神构成要素。福赖代芮克的诗性想象能力丝毫不输于巴尔扎克《幻灭》的诗人吕西安,但他缺乏吕西安的那种决绝的博弈精神,所以福赖代芮克经历与结局远比吕西安乏味,带着不可救药的小市民气质走完了他的青年时代。福楼拜是有意识地将福赖代芮克“带入”可造就浪漫的场景中,让读者看到这位曾经对前途满怀希望的年轻主人公无胸怀、亦无能力去完成任何一次浪漫情事,以受挫者的形象告终。再有,论背景,福楼拜提供了一点不逊于巴尔扎克任何一篇小说的宏大背景——街垒暴动的革命场景中城市暴动者的一次次战斗的场景,以及主人公随暴动者

① (法)米歇尔·莱蒙《法国现代小说史》,徐知免、杨剑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第131页。

② (匈)卢卡奇《卢卡奇早期文选》,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96页。

“巡视”皇宫的描写，其对历史真实事变的“摹仿”的逼真性丝毫不亚于出版于1862年的雨果《悲惨世界》中的人民暴动场面。出版于1870年的《情感教育》构筑了宏大壮阔的“非常态”的故事背景与一位性格懦弱的花花公子间的张力。暴乱的血腥与无序并没有给男主人公带来罗曼蒂克的心灵解放，相反，暴乱反而衬出主人公的不合群、孤立、不受欢迎以及与众格格不入的旁观者心态。血腥屠戮中英雄与屠夫都与主人公无关，这是以一个时代的崩溃衬出一个年轻心灵的自我消亡。

再者，众多的场景，无论是聚会还是幽会，多与情事有关，好像这个年轻人在巴黎的行状就是辗转于诸情场。然而，福楼拜通常恶作剧般地将刚刚开始抒情的场景来个“翻转”，海誓山盟的浪漫话语刚刚落幕，煞风景的联想或恶作剧般的巧合就接踵而至：极抒情处被迅速地“转化”为极败兴处。福楼拜的目光总是习惯性地从某种美化的浪漫场景中窥见出丑恶、别扭或尴尬。雷纳·韦勒克认为福楼拜的小说“最终存在着一个无法解决的冲突：一面是福楼拜的科学或者说自诩为科学的观察，是那种奥林匹亚人式的超然态度，另一面则是向往美、向往刻意求纯的效果和结构的热情追求。一片灰色的《情感教育》，与鲜血淋漓和珠光宝气的《萨朗波》，这种冲突反映于二者的对照之中。无论理论还是实践方面，福楼拜都未能将现实主义和唯美主义综合起来。”^①

福楼拜的历史小说《萨朗波》中的英雄马托“冲冠一怒为红颜”，可以为了佳人萨朗波而发动一场规模宏大的起义，血雨腥风布置成马托疯狂的情欲帷幕这种“死了都要爱”的孤注一掷的末路英雄气概与《情感教育》中的主人公无缘。尽管《情感教育》的内部亦存在着现实主义与唯美主义的冲突。不过，这种冲突让唯美遭遇反讽的损害，又让反讽接受唯美的洗礼。浪漫的唯美被超然的反讽腐蚀、侵犯，然而，反讽的内里又镶嵌着唯美的元素。这种小说反讽叙事审美的斑驳状态与单纯的唯美浪漫或现实批判比较，不见得更赏心悦目，却能带来更微妙的回味和更难解的困惑。这是一种“斑驳状态”的反讽，是一种暧昧状态的反讽，是一种指向性摇摆

不定的反讽修辞。

所谓“斑驳化反讽”的特点，首先在于叙述者态度的暧昧化和模糊化。叙述者对于叙述对象，既有嘲讽，亦抱有感伤、欣赏的成分；其次，就具体的场景描写而言，浪漫与龌龊错杂，宏大与渺小共存，纯情与欺骗相携；再有，“斑驳化反讽”是一种反讽的立场与界线不断模糊不断变化的反讽，是一种不断地将反讽的对象“推进”绝境的反讽。针对同一人或同一情境，在“斑驳化反讽”中，反讽之有理由，开脱之亦有理由。可以认为，所谓“斑驳化反讽”反讽一切，又为一切开脱：在开脱中反讽，在反讽中开脱。

四

斑驳化的反讽叙事，拓宽了叙事反讽艺术的界面。“斑驳化反讽”不同于那种反讽意图明确，反讽对象锁定的那种“单面极化反讽”。“单面极化反讽”，读者对于被反讽的对象和内容非常明确，比如巴尔扎克嘲讽《贝姨》中的于洛男爵以及《交际花盛衰记》的银行家纽沁根的好色，其通用的叙事模式是让情欲偏执狂的主人公之荒谬行为不断升级，使得被反讽者的行为和情感推向极化：欲望失控迫使主人公作出与其地位身份极不相称的事情，反常规的行为步步升级不断地被凸显从而获得夸张的讽刺效果。比如年事已高的于洛与纽沁根都同样以低三下四的态度讨好年轻的情妇并陷入情妇为其设计的陷阱。这是以身份、年龄与当事人行为间的极明显的不相称获得反讽效果。巴尔扎克小说中反讽，哪怕是善意的，比如对饕餮之徒邦斯舅舅或老姑娘科尔蒙小姐之类的反讽，同样也是以突出人物某种异于常人的特征作为反讽的路径。

“斑驳化反讽”不以反讽的极化性为方法，相反，“斑驳化反讽”是既有反讽又有对反讽进行“钝化处理”的反讽方式，是一种反讽之作用力刚刚发挥效力反讽的质地就发生微妙变化的反讽，是反讽之情感不断为其它情感所转变所置换的反讽。

因此，“斑驳化反讽”会出现这样的反讽效果：有些叙事，明明是在嘲弄主人公的不端，却

^① (美) 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四卷)，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第17页。

又似乎与读者分享主人公某种“使点坏”的快乐或带点放纵意味的恶作剧;有些反讽叙事,明明是在冷漠地描述某君的丑陋,却又马上观照主人公内心的一处隐秘角落里残存着的良心;有些叙事,分明是在曝光主人公的懦弱或无耻,却冷不丁地透露主人公的一丝惭愧和几分忧伤。如此,反讽依然延续着,主人公所在的特定情境依然具有反讽性,不过揶揄的成分已经悄然削弱,反讽中已经溶入了某种同情和开脱的成分。福楼拜的冷漠的剖解中,既有目光锐利的揶揄,亦有洞悉一切的谅解,还有不可名状的忧伤。这一切,又都涂抹上一层造物弄人的怜悯色彩。

“斑驳化反讽”,就是让反讽的锐利性钝化。福楼拜的反讽,总是似讽非讽,反讽处于不断摇摆不定的状态。甚至,作者是否在反讽,抑或是在欣赏或是同情,读者在某些情境下会难以确定。这无疑大大地钝化了反讽的力量。福楼拜往往在第一波反讽钝化之后又能创造第二波的锐利的反讽,再钝化,再锐利化,甚至一波钝化未了,另一波的锐利化已初现端倪。如此,反讽的效果,处于锐利化与钝化的交错之中,这使得反讽力度的层次性与反讽的色彩之色差层次感越显丰富,越显斑斓“斑驳化反讽”同时让嘲讽的情感与多种情感相交错相融合。这种交错、融合,一是由于冷漠化的叙述导致判断的多义化,二是由于叙述者极善于捕捉某种情感状态中的“不纯”之因素,比如贪婪虚伪状态中所潜伏着的卑微者的善良,比如趾高气扬的状态中掺杂着侥幸或伤感,等等。

“斑驳化反讽”构建反讽的同时又在侵蚀着反讽。叙述者在同情、欣赏甚至纵容的态度中让反讽不再是那种一“讽”到底的单一性的叙事修辞状态,而是与其他情感融合在一处,在与其他情感融合化的过程中呈现出某种“似是而非”或“似非而是”的斑驳状的反讽状态。再者,嘲讽的对象亦趋于对象多样化,反讽甲的同时,以为乙可以躲开反讽的利刃,却不料乙亦难挣脱反讽之网。当反讽的笔触不断瓦解诸多人的“体面”之时,反讽形成的链条无疑影响着读者对整个世界的看法。这就让反讽从孤立的对人、事的反讽中上升到对整体意义的反讽:这个世界整体上可能是荒谬的,无论是伪装还是真诚,人

类的生存都是充满了荒谬性。这就让反讽的修辞语调遍布整部小说。

五

李健吾先生在他的著作《福楼拜评传》中论及《情感教育》,已经注意到这部小说以“全景”视野写诸多人物在历史变迁中的命运,福楼拜是抱着“造化弄人”态度将所有的人物和故事进行泛反讽化的叙述。李健吾说“《包法利夫人》是一个简单的故事,背景又是简单的乡村。《情感教育》却扩大局面,从村落跳入世界有数的大都市,从一出纯粹的个人的悲剧变成人类活动的历史的片段。他要的不是枝枝节节的效果,而是用枝节缀成的人生的全景。无善无不善,无大无小,这里全有各自相当的地位。”^①这所谓的“人生的全景”,这所谓的“无善无不善”“无大无小”让所有被叙述的对象都陷入“相对化”的叙事情景。“无善无不善”的态度是“斑驳化反讽”之必要条件:嘲讽“不善”的时候常有一种“善”的观照悄然潜入,当某种“善”占了上风时,“不善”的暗面如影随形般抵达文本的前端。

“斑驳化反讽”修辞图景中,高尚与卑污、真诚与造作、善良与粗暴,往往只有一纸之隔。人类既狭隘又豁达、既残忍又善良、既伟大又渺小的易变性成为反讽的焦点。从这一点上说,“斑驳化反讽”与D·C·米克宣称的“总体反讽”有相似之处“总体反讽(general irony)是一种相当特殊的反讽,因为反讽观察者也与人类的其他成员一起,置身于受嘲弄者的行列之中。结果总体反讽既倾向于从受嘲弄者的角度(他不能不觉得宇宙对待人类真不该这样不公平)加以表现,又倾向于从超然的观察者的角度加以表现。因此,被称之为‘世界反讽’(World Irony)、“哲理反讽”(Philosophical Irony)、“宇宙反讽”(Cosmic Irony)的东西,有时不过是人在面对冷漠的宇宙时的一种无助的表现,一种染有屈从感、孤独感甚或绝望感、痛苦感和愤懑感的表现而已。”^②无论“斑驳化反讽”或是“总体反讽”,两者都承认这个世界上反讽的对象是

① 李健吾《福楼拜评传》,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56页。

② (英)D·C·米克《论反讽》,北京:昆仑出版社,1992年,第102页。

不固定的并且会发生戏剧性的逆转，或者说“斑驳化反讽”与“总体反讽”都具有为任何事物涂抹上一层反讽意味的居高临下的能力与角度。不同在于，“总体反讽”更强调只要获得一个超然的角度，一切皆可反讽，而“斑驳化反讽”虽然也相信一切皆可反讽，但同时还观照反讽的背面具有的某种美、善，甚至伤感，借以去逆转、缓冲、削弱反讽的戏谑性。当然，“斑驳化的反讽”不是和稀泥，不是简单地公式化地诠释“丑中有美，美中有丑”，也不是利用多视角去揭示同一人事，而是强调美丑混杂、融合。

这就造成一种局面，一种小说文本中，戏谑的成分、赞赏的成分、谴责的成分、纵容的成分混合在一起，瞬息万变。“总体反讽”最突出的依然是反讽，而“斑驳式反讽”中反讽不是时时都作为主导的修辞方式，而是成为一种潜流，逡巡于其他情感，成为一种不断游移、时强时弱、时常产生多义性理解的情感修辞。“斑驳化反讽”有时甚至以“疑似反讽”的面目出现：是不是反讽？反讽是弱是强？对甲反讽还是对乙反讽，抑或兼具？从这个角度说，福楼拜的“斑驳化的反讽”修辞方式许多时候是具备所谓的“无关个人式反讽”之特性。“无关个人式反讽”是“一个以非个人性作者的常规手法写作的小说家，如果在描述他故意让读者感到其思想和行为荒唐可笑的人物时，避免亲自出面来评东说西，读者就可能发现不了可笑之处，即使发现，也难以知道这位‘缄口不言’的小说家，是否与自己的看法相吻合。”^①“无关个人”只是一种隐蔽自我的叙事风格。不过，无论如何“缄口不言”，读者依然有可能通过上下文的人物关系的比照、人物行为和思想的比照获取解读途径。除非不留下文字踪迹，否则，只要做出了文章，就有解读的可能。只不过“无关个人式反讽”的反讽修辞增加了解读的难度。这种难度体现在福楼拜的小说中，便是无情式嘲弄和同情式调侃、偷窥狂式的暴露与严峻审视式的剖解、褒玩式细描与贴近式批判之间的分野变得模糊，而这种模糊其实也不可解读为这种种的叙事态度兼而有之。“斑驳化反讽”虽然是一种情感杂糅式的反讽，但这种情感杂糅式的反讽，是一

种反讽不断与其他情感摩擦、交汇、叠加、融合的修辞；是反讽进入一种“疑似反讽”状态的反讽；是反讽主动瓦解自我的反讽性但又不断提醒反讽性会再次登场的一种反讽状态；是反讽似乎无所不在但反讽一旦成为主导又马上被其它情感所侵蚀、寄生、置换的一种状态；是坏笑与伤感交织、黑色幽默与严肃思索并置、冷面审丑与无声叹息难分难解的修辞状态。

在“斑驳化反讽”中，反讽与其它情感不是处于平衡的状态，斑驳化不是平衡化，“斑驳化反讽”是让反讽与怜悯、欣赏、伤感、纵容等情感处于化学反应状态：叙述情感的性质不断在改变，前一部分尚是某种高尚的、骑士化的情感起作用，而到了后半部分，某种消解的力量突进，骤然间反讽的情感迅速控制了话语片段。然而，就在反讽形成宰制力量的时候，某种怜悯、怯懦、愧疚的情感看似在维护、策应着反讽，却又在无形中造就一种有效地迟缓反讽的话语力量。这种不断地处于变化甚至遽然变动的情感反转，总是能见到反讽修辞的话语在其中游弋，串位。这就是“斑驳化反讽”，这种反讽方式使得反讽若隐若现，时弱时强，变化万端。“斑驳化反讽”之反讽，不是以自上而下的方式辖制全文，而是以见缝插针的方式游动在各种话语的间隙间：反讽呈斑驳状遍布文本中。

六

布迪厄认为，福楼拜是那种“难以归类的人”，是那种“用垂死来逗观众开心”的艺术革命家“他们的贵族立场通常植根于社会特权阶层并且拥有强大的象征资本（对波德莱尔和福楼拜来说，丑闻一下子就令他们声名大震），这种贵族立场助长了一种深刻的、在社会和美学方面‘对局限性感到焦躁’的情绪，以及不能容忍一切与这个世纪达成妥协的傲慢态度。”^②这种“傲慢态度”体现在文本中就是反讽一切可反讽的对象。巴尔扎克是为了维护某种道德准则而反讽他笔下的痴态人物，福楼拜是为了破坏既有的道德准则来反讽他笔下的一切，所以，福楼拜的反讽是以玩世不恭者的赏玩、颠覆态度来品

①（英）D·C·米克《论反讽》，北京：昆仑出版社，1992年，第80页。

②（法）皮埃尔·布迪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128、129页。

味他笔下人物的悲喜剧。布迪厄将福楼拜小说文本中的意识形态定位为“犬儒主义”，认为福楼拜的创作“是以艺术和道德之间的关系破裂为代价的，这种眼光要求一种无动于衷、漠不关心和超脱自己的姿态，甚至要求一种犬儒主义的放肆无礼姿态。这种放肆无礼与双重的暧昧态度正好相反，这种暧昧态度是小资产者对‘资产者’和‘老百姓’的厌恶和着迷造成的。比如福楼拜强烈的无政府主义情绪、反抗的和玩世不恭的精神及保持距离的能力，使他能够从人类苦难的简单描绘中提炼出最出色的美学效果”^①。这里所言的“艺术和道德之间的关系破裂”就是指福楼拜在道德界面上是以玩世不恭的反抗态度对待世界，但在为追求小说叙事上“最出色的美学效果”，却能对笔下人物的生存状态和心灵波动摇摆性施以精确的扫描。这里，“厌恶”是因为自恃获得藐视一切的文化资本，而“着迷”是因为在趣味上叙述者与他的反讽对象并无太大的差别，甚至他的趣味非常接近他的反讽对象。“厌恶”使得反讽可以居高临下无所顾忌，“着迷”则让作为叙述者替身的主人公不时地顾影自怜：因为他反讽的对象不过是他自我的投影。所以，福楼拜式的“斑驳化的反讽”是在表面上保持“模棱两可”的“中立”审美态度的掩护下，不时地释放某种暧昧的同情和跨越时空的感伤。这成就了福楼拜小说的不确定性：你可以说男主人公在享受着骗子的乐趣，你也可以认为他是多么无奈多么懂得品味人生无常的感伤滋味；你可以认为男主人公是不断移情别恋的花花公子，你也可以认定他是一个来自外省的懦弱者和受伤者；你可以将阿尔鲁夫人解读为一位情感上的逃避者和空想者，也可以将她识别为一位美好情感的拥有者和抒情者。罗兰·巴特将这种斑驳化的不确定性的反讽称为“有益的艰难”：“福楼拜凭着驾驭那浸透了不确定性的反讽，造成了对写作有益的艰难：他不断中断众符码的运转（或仅是局部中断），因此，人们绝对不知晓他是不是造成作品如此面目的原因（不知晓他的语言背后是否有个主体），这显然是写作的标志；因为写作的本质（构成写作这一劳作的意义），是从来不回答谁在说话这个问题。”^②“谁

在说话？”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说话者想传达什么。福楼拜要传达什么？一是这个世界不能用既有的道德规范来衡量的，福楼拜现实题材小说放逐了英雄人物，福楼拜的主人公身上混合了艺术家、流浪者、浪荡子、薄情者、深情者、虚无者、冒险家、感伤者、懦夫、怀旧者等特征，他是位身份不明朗的人。这种身份的不明朗，是叙述者有意识地让主人公的形象陷入“有益的艰难”之中而导致的。当然，这最“有益”的所在，还在于福楼拜建立起这样的文本：你可以看不起主人公，可以挖苦、嘲弄他，可以谴责他，可以悲叹他，亦可同情他欣赏他，甚至可以模仿他。主人公成为多重情感交织投射的客体。

这就是福楼拜，他对一切都加以嘲弄，但他有本领缓解、化解这种嘲弄。这不单是依靠故弄神秘的客观，也不是玩弄平衡的中立，而是一种新的艺术观使然：反讽可以渗透到主人公每个细节中，但反讽不承担甄别善恶的功能；反讽的笔触可以深入到私密的内心和无人知晓的特殊场合，但反讽不是作为批判堕落的利器来使用；反讽嘲弄一切既有的习俗观念和人情世故，但反讽多了一种惺惺相惜的宽容甚至是同谋的窃喜。嘲弄、宽容、窃喜的并存是因为福楼拜式的反讽已经远离道德训诫，让反讽成为人性弱点的哈哈镜聊以解嘲。同时，又在自我解嘲般的笑声中达成谅解：如果连主人公都已经认识到自己是那么可笑，那么，哪怕他自欺欺人，或孤芳自赏，他也能因为自省或自我感伤而获得短暂解脱的权利。

到了20世纪初期的普鲁斯特，其反讽中的反浪漫性，一点不亚于福楼拜，普鲁斯特甚至将《追忆似水年华》中圣卢这样一位浪漫王子形象在小说的最后做了一次相当不得体的颠覆。至于德·夏吕斯这样的人物，他那无望而又想入非非的浪漫畸恋是多么奇妙、精致，又是多么疯狂。对浪漫的反讽，使得普鲁斯特具备了福楼拜式的犀利，但普鲁斯特的小说叙事比福楼拜更精致、多面。更重要的在于，普鲁斯特的“唯美化反讽”，使得他的反讽不是单靠温情和感伤来缓冲，普鲁斯特看世界的态度，除了嘲弄，更有博大的同情和无边的怜悯。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中往往将人与人之间最细微最容易被

① (法)皮埃尔·布迪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127页。

② (法)罗兰·巴特《S/Z》，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39页。

忽略的伤害作为反讽的对象,反讽人的虚荣和残忍,普鲁斯特式的反讽是饱含着极细腻的同情和不忍的大怜悯,他对于虚荣者和残忍者施以嘲讽之时甚至都为其铺设好得以谅解的后路,而福楼拜更沉溺于充满暧昧性的嘲弄之中,他对于种种敷衍性场景和煞风景的场景,混合着猎奇、窥探、赏玩和少许同情,福楼拜的反讽立场极度模糊,其反讽着力点在于凸显人无法为自我所把握的种种困境。福楼拜“斑驳化反讽”反讽与普鲁斯特“唯美式反讽”有着明显的区别,普鲁斯特式的反讽,是对所有人事充满了理解和谅解的反讽,是最终达到唯美大境界具有透彻感悟的反讽,也就是说普鲁斯特对于各种反讽人事的态度最终都是以宇宙时间这个大系统来衡量,而福楼拜“斑驳化反讽”是一种暧昧的、无所依归、悲观的、自我沉溺式的反讽。福楼拜式的“斑驳化反讽”与普鲁斯特的“唯美式反讽”都带有虚无性,但普鲁斯特的虚无性是一种阅尽人间种种美好后的虚无性,而福楼拜的虚无性则根本不相信人间还有永恒之美好性。所以,福楼拜式的“斑驳化反讽”之“斑驳化”不仅是因为他

的反讽中包含着多么复杂的情感内容,更在于他的冷漠性、摇摆性、幻灭性造成了他的反讽话语中极煞风景极具冷酷性却又处处透着顾影自怜的懦弱性和无所依靠的孤独性。

福楼拜式幻灭小说的反讽,既能将反讽深入到伤风败俗之煞风景的地步,亦能将这种反讽感伤化到柔肠百转的地步,这种悲观的、消极的、私密的、颓丧化的反讽,根本找不到任何价值的皈依,最终在价值虚无中去轻扣感伤的大门,却依然无法得到任何答案和安慰。

这就是福楼拜,他具有巴尔扎克的宏大和深刻,兼有普鲁斯特的某些睿智和唯美,但他对世界却充满了不信任,从而以反讽之笔书写浪漫感伤,又将感伤颓废加以融化、钝化。福楼拜作为斯宾诺莎哲学的信服者,最终以他独特的反讽书写为小说叙事修辞留下珍贵的遗产。普鲁斯特认为福楼拜的小说叙述具有“炼狱和驱邪的效力”,这种效力正是来自于福楼拜“斑驳式反讽”,一种浪漫感伤与调侃戏谑相交织的反讽样式,一种不置可否的冷漠化批判一切的反讽姿态。

(责任编辑: 陈 颖)

On the Mottled Irony

YU Dai-zong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 Fujian Normal Univesity , Fuzhou 350007 , China)

Abstract: In the fictional narrative , the Single Polarization Irony with its clear irony objects and content has its charater that the heroes' ridiculous behavior is upgrading all the time. Yet the Mottled Irony is vague and ambiguous with a little taunt and sentiment. As for the style at irony , compared to the Beautified Irony's understanding , the Mottled Irony takes on all kinds of emotional competing and the changing irony boundaries . Absolutely , the mottled one is a kind of irony which constantly makes the irony objects into the state of des-peration.

Key word: The Single Polarization Irony , The Mottled Irony , The Beautified Irony